

後漢書

列傳

廿八

光武十王列傳卷五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 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
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賀王延中山簡王
焉許美人 楚王英 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
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
東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
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
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
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
禮故優以大封兼食曾郡合二十九縣賜虎
賁旄頭宮殿設鍾虞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虞
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
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

公卿初曾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

特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

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

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者令將太醫乘驛視

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

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

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

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

下哀憐臣疆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求
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
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
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
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
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
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此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贊侯之類

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

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疆困

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主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

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

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

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

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

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

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 帝追惟彊深執

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

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群者河間

獻王近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

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

主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刈刺史曾相奏請誅政有詔

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

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

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

詔寢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

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

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至服練

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關因復更

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縗緣縗即縗也縗音七綃反鄭玄

注周禮曰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

父昆弟國相籍褻具以狀聞順帝羨之制詔

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

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

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廢膳喪

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

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

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

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今增臻封五千戶

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

薨子懿王祗師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

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

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日案光

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十七年郭后廢

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
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
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
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
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
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
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
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僮縣屬臨淮郡
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

東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
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
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
王定嗣釐音億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
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
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
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
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
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

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生榮
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珠嗣薨子恭王曜嗣
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
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
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

楚國

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按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

秋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

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

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

為浮屠齋戒祭祀

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

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而圖其形像焉

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奉
黃縑白紬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
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
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
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
博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
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
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
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
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
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輶輶猶解也自隱
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分曰奴婢上
技按文技當作技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
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持兵弩行
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姓故

楚太后勿上璽纒留住楚宮明年英至新陽
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
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
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備守護也悉出楚
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
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
王身令保率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
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
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

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
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
侯州郡豪傑及考察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
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
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
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
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
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
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

華藻如嗣王儀

漢續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赤車

青蓋金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

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种後徙封陸侯

陸縣名屬廬江縣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

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

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

東武城清河

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

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

考者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

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蒲反建初八年

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

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

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

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也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蚕之食漸至衰盡也官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

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也

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

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

也縣巢興姑蕪而滅姑蕪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

廬以遊姑蕪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此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蕪州吳縣

西闔廬後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被越殺之

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

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

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

後漢書卷之六

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敬豹敢
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敬雖
無所嫌悟然不能陔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
錯錯音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
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
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末元十二年封錯第七
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末初二
年封香第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
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

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末建元年順帝立
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
悼主廣嗣末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
廣立二十五年末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
顛腰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

騎將軍置長史掾史負四十八人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

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

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

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城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

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

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

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

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

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

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

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

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曰木性或曲或

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

也日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

耳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將以示四放也

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

而旋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在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

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

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廣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

內綴直則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

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官蒼在朝數載多

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

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為陛下慈恩覆

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

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

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

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

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在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以饗之既而

與為公介士倒載以禦公徒而况臣居宰相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之位同氣之親故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

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

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刺也詩曹風

日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

微去土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曰要服又五百里曰侯服

里荒股微備也音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

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

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

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

下審覽屢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率厚恩

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

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

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

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

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負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十萬布十

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

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官人奴婢五百

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廷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

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殺筐之管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詩注云：菽所以芘大半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

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

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

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

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

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矇矇子而無見日矇。開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

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

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

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

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
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
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玉錢五百萬後帝欲
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
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
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

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
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
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皆遵奉也公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
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
日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
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

氣初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立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令稽之時宜，則違入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

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

日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主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

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

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

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

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

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

漢書帛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

字作卓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

之思彼刺心棘心夫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

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

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

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

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

之冠履鮮見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

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

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親

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况天頃反虜

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願

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

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

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

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及大

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

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

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觀借

王使皮弁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四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禪冕釋幣于櫛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宸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阜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劉放曰詔曰禮伯父歸寧寡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曾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

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

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䟽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文予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

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隆

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

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

子也帝省奏歎息愈寢貴焉舊典諸王女皆

子也帝省奏歎息愈寢貴焉舊典諸王女皆

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倦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又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受詔歸國小黃門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

蒼

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

不越率循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

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

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

余在疾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

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

非憲土誰更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

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

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

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

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

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

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陵在今

嶠山南嶠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棚以

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

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

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棚

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尚

第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頌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二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

既近斯大斯蓋明招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喪必大。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

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左傳曰：晉大夫士蕩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允父樊三

縣。元父樊並屬東平國。元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允為當塗

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
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
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
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
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
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
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
年桓帝立河閒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
任城王○劉放曰按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以奉其

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博有

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

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

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劉放曰案文字字合在遜下奉

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賀王延傳

阜陵賀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

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澠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康縣北也

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婚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

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

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

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

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

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

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

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

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
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
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封爵千有八百而姬
姓居半者所以損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
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
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
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
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

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
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
永元八年封魴第十二人爲鄉亭侯魴立三
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
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
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適亭侯代立十四年
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適亭侯便
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
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傳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謂陰隱害謂陰有才能

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

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

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

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

宮北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海內深痛觀者

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

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

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

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難再得也即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

累息猶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

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

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

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

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

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

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

今至午是又太子星色黑至辰白輒變赤天

書曰心前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

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

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

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

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

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當為秋

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雖欲為檻羊又

可得乎竊見諸相士言王貴天子法也入主

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

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

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

志陛下即無為扶蕪將閭叫呼天也扶蕪秦

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蕪以數諫始皇使與蒙

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

扶蕪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

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

呼天者三日，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翼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

案光武紀封焉左翊公與右翊相配十七年進爵為王焉以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

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

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翊騎王家名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

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鼓譟欲以執

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類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

百人稱媼前行媼音楚角反稱媼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皆北軍

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司馬相如字虛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

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持加恩寵獨得往

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

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

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

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
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
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為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
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
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
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列郡工
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列十八

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
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
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
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
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

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

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

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

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

北東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

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首好修宮

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

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

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

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

蓋南武陽厚立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立屬

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立廣平亭有詔割

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

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

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

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

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

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頌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讀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適江，被誅，國除。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

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擗節，鄭玄注云：擗，趨也。延既怨，詛荆亦

觖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大

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

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王師道校正

五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
微子之後也以國
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薛陽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
微子之後也以國
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薛陽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
微子之後也以國
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薛陽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
微子之後也以國
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薛陽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朱暉傳

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

氏姓周衰諸侯滅宋薛陽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

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

從田閒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道

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

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

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末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

記曰暉為督郵况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取與後况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况卒

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厲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主簿

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

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

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

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

願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

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

謝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

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按

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

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仆

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

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

人為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

中當是吏字長丞尉皆長吏也暉剛於

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捐早卒有遺腹子友

揖

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不仲山甫補之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譽譽之志卻無退忠之念易蹇卦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陰

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
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

與蹇患之甚久惟今所言商我願也生其勉

之○劉放曰惟今所言案特暉未是時穀貴

縣官經用不足經常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

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

人不得不須官可有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

又宜因交趾益列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

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

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於是詔

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

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

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

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

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劉放曰案文當與宜帝卒以林等

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

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何故自繫暉
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
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頌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自無所
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

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
千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
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
上疏諫頃之病卒又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嘆曰時
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

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
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至不自知亡矢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為

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更精薦初

舉孝廉

謝承書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

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州府如冲尼非類

由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

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

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

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

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

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

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

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

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

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義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呵不堪故

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

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

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

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姑息。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

有小戾，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曷、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曷為從事中郎。

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

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虎賁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孰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講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

不惑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
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
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
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
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
之行也，而位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
之行，三代之英，在末之
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蓋傷之也。夫道者
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
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須結于意。

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

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

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

以仁義起，而道德遷也。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

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

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

不深厚，則載物不博。情亦覆。左傳曰：如天之

情與人不敦。處則道數不遠。敦，厚大也。左
壽同。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

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男死，

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

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談苑曰：楚莊王賜群

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撈絕其冠纓，告王，王

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

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群臣百餘人，皆絕

去其冠纓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

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顧歡

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

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有失以故

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

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

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

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近則邴吉、張子孺、行

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按吏曰：夫以

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

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謂之滅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凡此之類豈徒稱舉也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而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

不待入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淳于以貴勢引方進

召以為北地都尉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翟方進成帝特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

進獨與長交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無薦之也

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

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

日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

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恆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日不能進遠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

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正也皆率於時也何

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

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日習習公風維予與汝將安

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將樂汝轉棄予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

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

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

之抗正事具韓稜傳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

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

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

也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

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豈得同年

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

作亦不吝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
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
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
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以久矣數千乘不忌于
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
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
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
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
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獷蹂稼而莫之禁也
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將復何述而
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
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
堂思兼則滯匪有瘳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
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
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
母憂乎親解纒經來入豐寺及我為持書御
吏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

郎乃反因討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
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
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
絮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
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噉嗜欲無
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
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
放曰注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按
文部字下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
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
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
以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帳孟之
以防遺失誠太公陰謀曰武王夜之銘上桑
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
自照者見形容以八自照者見吉凶鏡銘曰

樂極則悲沉湎致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苑
非社稷為危也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
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力不固溺於流俗
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
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
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
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位為群公之
首奠純席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
下歸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價加
仁焉水災及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
以水蟲為害蝗蟲也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入

氏

榜掠割剥疆今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
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馱遇入如虜或絕
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
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
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
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
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時
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
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日何先生言之腴也
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弛

後漢書卷之三

十四

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
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實

特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城華孟稱黑帝
金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楊

之間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

也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

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

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

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

安即就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

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

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入惑使挾姦之吏無

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自憲度既張遠邇

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

無言不信惟垂省覽集不納而縱放日滋遂

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

列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集終不悟報書云

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

謹流移道路異列盜賊尤多故擢穆為異州

刺史列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擢謁
穆疾之辭不相見異部令長聞穆濟河解
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
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
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
州所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
部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
將以璵璠欽杜預注云羨玉名君所佩也偶
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

詣廷尉

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

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輸作左校左校署名

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

徒左工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

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列

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

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

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

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

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謹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謹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

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

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

化為桀跖呼噏吐納也伊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

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

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之又失故竭心懷

憂為上深討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缺

其足也以鐵著足曰缺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

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

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

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

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與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石

貂金璫常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伯侍中

伯侍中

伯侍中

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皆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父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隆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

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

穆前在翼列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

州郡子野小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荀爽薦

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

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

問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謚

曰曾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

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

穆荀爽謂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

蔡各以衰世職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

為比周杜預注云此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

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志焉卷論畧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

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

既寢伐本有鳥鳴之刺公風有棄予之怨其

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

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

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獲戴者有之惡朋黨

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

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

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

後漢書卷三

賤則無棄舊之寘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則忠告善詢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

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梁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術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持也。走將從夫孤焉。○劉放曰：注否則止按否字。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當作不可。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燕朋之謠，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代木蔚蔚，釀酒有藇。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直友諒友。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多聞益矣。

好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與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

有勢我即從，君無勢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恐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侯生豫子之投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梁夷門門者魏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門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

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劍而死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

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丈夫交照之本未可語

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

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南得朋蔡氏貞

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

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柱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范

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

罪於令奴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

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

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

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

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皦然不汚於法皦明也音

公鳥反或從白遂薦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

介特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

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

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故人莫敢往恢獨奔

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

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

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

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

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

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

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

吏口謝且讓之日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

于人主以闕覲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

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

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

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

安開壁出書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

印封如故東觀

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幸朝廷稱其忠東觀

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

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

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弊禹周公之術而無

及興于戈動兵革以來入為尚書僕射是時

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

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

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

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

洛陽令同郡任樓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
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
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
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
持國常以勢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采早
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
春秋尚多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
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

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
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

謂竇憲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

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

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

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

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

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

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
聖人懇惻不虛言也

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

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

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

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

列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者數百

人輓引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

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為郎中

三輔決錄注曰巳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

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何氏家傳云並

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

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准

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

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

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主門乃謂比

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九九百九十
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
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李始元年自汝
陰徙平陵武帝特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
代為名族

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怒數與湯爭雖不能盡
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
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
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
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
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
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
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
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

應依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危春秋有鸚鵡來巢在氏傳魯

有之曰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

跌跌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

杜預注乾侯在魏郡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

之殞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

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

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

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
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予海鳥避風滅
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

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
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
仲聞之曰：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
吾過矣。

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居無何

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

倉帑為虛。帑音宅敞奏記曰：敞聞事君之

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

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

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

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安溫君

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

再朞，宜當克已，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

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天下

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

緣邊家被凶害。特西菟犯男子疲於戰陳，妻

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列內

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

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

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
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
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
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
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
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
二人共三千以為祀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
帛尚書曰召公出
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
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
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
因陳得失秦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

費賑血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

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

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
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

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勅人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
休相魯食

死非逃富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其家
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上安得奪其貨乎
此音庇○劉日注安得奪其貨乎

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

特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續之孫也。侍

○劉歆曰：按殤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中寶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

幸竇太后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

室，肘府第士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也。須待

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的謂無指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

職典賊曹。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

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

盜。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為昔

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

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

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

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

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

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

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

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車擊

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

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為之

桀逆又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

孤憤獨居西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此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

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

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之妻

太叔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

洋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起歲

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勤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

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誠竊

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

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

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

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

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

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

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

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

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衛莊公之寵州吁左

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傳

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

不備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愛而不教終至

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

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

適所以害之也史記燕秦曰飢人之所以飢

而與餒死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

同患也

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

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

專朝憲秉三軍之重駕景總宮衛之權而虐

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

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

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

懈之志則已受吉甫寢申伯之功申伯周宣

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攝此萬

邦聞于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

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

謀卒誅產緣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

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

周金入銘日涓涓不壅終為上不欲令皇太

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

取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穎下使憲等得

誓之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

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蘓秦謂燕王曰客有

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

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

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

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

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僵而臣

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答臣

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脩生

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

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鄆

光祿大夫鄆生儺濟南復以愚陋旬年之間

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

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

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

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
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
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
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
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
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
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野
主司察愆過立春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
陽氣發生故召歸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
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
自恨喪禮不足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事觀
追行喪制也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
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
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墾由增三萬餘頃吏
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
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
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

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
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赴隨百官會倫因奏
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

盛威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幸漢

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

也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

冠按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故

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也劉攽曰

文斷字上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閒唯何

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

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

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

面友也浮偽者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未言國

偏甘心疆詖詖佞諂也憲兄弟奢僭上偏

也人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王師道校正

甘以...
 師道...
 非...
 文...
 不...
 公...
 不...
 夫...
 不...
 夫...
 不...

竟正士何七五日如朱一校了

